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胡也頻 著

上海四馬路

光華書局印行

1929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100B

~~1629818~~

一九二九年八月付印

一九二九年九月發行

1—2000册

本書實售大洋四角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目 次

- 一個村子
- 小縣城中的兩個婦人
- 子敏先生的功課
- 苦刑
-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 兩個大學教授
- 美的戲劇
- 夜
- 各人的滿足

008010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一個村子

正在刈稻的九月間的一天，太陽如人意地燦爛着，金光似的平鋪着廣闊的田野。

一片蔚藍的天，清得像湖水色的幕，無邊地籠罩着一個村子，使得這村子裏的一切，都顯現着光明的生動和喜悅的氣象，似乎這村子是一個永遠快樂的村子。

人，牲畜以及飛鳥，在工作着，而同時又在歌唱，恍然在整個時代中，毫無一點憂愁和不幸的事實。

大家都在歡躍或私心默默的慶幸，因為這一

個照例的秋收，是三代以來的第一個豐年，遇着這百載難逢的盛時，真使人值得發一生的瘋狂的。

豐年還不止於五穀的收穫而已。多年都不結實的枇杷樹也生出碩大的枇杷了；狗尾草也開了紫色的花朵了；荒地也長出青草了；久病的人也恢復了許多康健了；牲畜的生殖也更多了；一切的現象都表現着一個難有的好天時。

這時候幾乎是全部的農人都在工作了，一叢叢的集在田野上，大家裸露着上身，哼着，唱着，活動着，努力地幹着這僅有的，比什麼都要快心的秋收的農事。

熟透了的稻，微微地動着，在充足的陽光中閃耀，彷彿無數金色的線緯。那刈下了的便一層層地躺着，遠看去像極了黃海的波浪。

許多豐碩飽滿的稻穗，從有力的臂膀上打到稻斗裏，每一穗上都發生許多輕輕地堅實的響聲，這響聲便等於打稻人心頭的歡喜。

繞着稻斗的周圍，一羣活潑的鷄，大家尋覓着而且爭先地啄去了那落於地上的穀；間或有一隻忠實的狗還狂躍地趕走了從天上飛下來的雀兒。

每一個田裏都有着幾個小孩子。大一點的小孩子便也學大人一般地拿着一把彎彎的刈稻的刀，或者站在稻斗邊也照樣地打去手中的稻。稍為小一點的小孩子便深入於稻草中，密探似的捉着蚱蟻。那四五歲的小孩子便只能帶着歡喜和羨慕的神情，看着這許多的各人各樣的活動，而口中吃着嗞嗞有聲的鐵蠶豆，流着鼻涕和口水。

每一個田裏也都有幾個女人。無力的老太婆坐在板凳上看她的鷄鴨，並且關心於稻斗中的增高的穀粒。中年的婦人便說着閒話和故事，增加了男人的許多趣味和勇氣，一面又時時罵着嚷着喊着小孩子們。年青的媳婦便只做着倒茶，拿煙，點紙煤的事，此外便一言不說的做着女紅，或者為小孩子繡着為過年穿的紅緞鞋子的梅花。

這所有的年輕年老的男男女女，以及小孩子們，彷彿爲了這一個豐富的收穫，一個似乎不能再有的幸福的秋收，和這秋收時候的九月間的景象，把一切都忘了。

不消說，在這樣時候的農人的心中，是有着新的希望，新的幻想，新的夢的。有許多人想重修他們的祠堂和祖墳，想重新把茅屋改爲木屋。有許多人把自己一家的命運都建立於快樂的光明之中，生了儲蓄的心理，和別種事業以圖發展的想法。有許多人便乘機爲兒子定下媳婦，想着抱孫。自然也有許多人爲這個特別豐年而回憶到昔日的水災旱災。但是在每一人的心中，總免不了閃着命運的金光，和顯着生活的富裕的感念，悄悄地滿心歡喜。

然而在人間，總也免不了意外的事，如同在晴空中終免不了有過風雨。這一個充滿着安樂的光輝的村子忽然發生變故了。

事情的發生正是在大家歡樂地在田野上工作

的時候。開頭由一個農人帶來一種可怕的消息：省軍完全打敗了；那仇敵的軍隊已陷落了縣城，野獸似的蹂躪着一切，而且進攻到這村子來，鎗聲已隱隱地可以聽到了。

這仇敵的軍隊，所以成爲仇敵的，是因爲去年的那一次戰爭，這一個縣城裏的居民——尤其是這村子的農人，曾明目地內應了省軍。那末這一次敵軍的重來，便沒一個人不感到危險了。

“逃命呀！”立刻，這思想像一條毒蛇，深入地便穿進了全部農人的頭腦。

大家都驚慌了。沒一個人不棄掉這百年罕有的豐收的農事，而惶惶地，失措地，毫無主意地用恐怖的眼光看着，彼此陷入於無可挽回的悲慘的命運裏面，發狂似的跑到自己的屋子去。

和平的一切便完全擾亂了。

這之中，男人是失去男人應有的勇敢的氣魄了。女人呢，迷信的老太婆只聲聲哀憐地唸着全村

子都迷信的“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主婦們便忙於收拾那家中的細軟，把許多東西都飽飽地用寬的布帶紮在腰間，並且牽着抱着兒女們；年輕的少婦便耽心她自己的節操和她丈夫的性命，只管危懼地打着抖。

一瞬之間的情景，便顯得怎樣的悲慘和紛亂，許多人開始逃命了。

都是全家人，帶着全家裏所能帶的東西，扶着，拖着，哭聲的喊着，失火似的向着東方的田野跑去。

太陽的光依樣是燦爛的，照在田野上，所有未刈的稻都還是一種金色的波紋，閃耀而且顫動。複雜的人影在這陽光中就更見複雜了。

人的哭喊的聲浪也嘈噉地越加增高，於是那牲畜的——第一是狗的狂吠，便震撼了空間，變成一種萬物動搖的可駭的景象。

鷄鴨也盲目地在地上亂跑了；牛兒也跑出了

欄外，用沉重的頭擺動着，哼着非常淒厲的變態的聲調；笨伯的豬還是照舊的笨伯，只知在豬窩內愚蠢地打圈；馴性的山羊便萬分穀悚地躲在牆角；這許多的畜牲也和人亂在一團了。

逃命的人是極其狼狽可憐地跑去了，那繼續逃命的人還慌亂地繼續着，這個村子已不成爲一個和平的村子了。

但是那鎗聲，喪人魂魄的砰砰的響，已分明地步步迫近了來，塵土也一重重地飛起了，隱隱地在陽光中便現出了馬隊。

馬隊是一營人，在空中，高高地，散亂地飄揚着三角形的旗子標明是撲滅一切的軍隊，也正是這村子農人的敵人。

一切都絕望了，縱然是第一個跑得最快的逃命者，也不會跑出這村子的界限，馬隊便鐵牆似的把整個的村子圍滿了。

那還想逃命的農人，便在鎗聲的響中，跌倒

了，躺在黃金色田野的上面，一個又一個的，接連着男人和女人。

於是經過了長時間的人類最悲劇的一幕，充滿着極端的叫喊和啼哭，一種碎胆的可駭的紛亂之後，這一營的隊伍才吹着勝利凱旋的號，還示威地又響了三聲鎗，開走了。

浩浩蕩蕩的，這經過單面進攻的馬隊，便遊行隊似的走在田野上，彷彿並不曾作過什麼屠殺的事，大家都顯得非常安閑的樣子。除了那刺刀上的血迹，還閃動於夕陽的晚照中，現着一點紅色，以及在每一個人的心中還餘留着滿足的快樂之外，便只有馬蹄的聲音和人影了。

然而留在這村子的一切，從馬隊走後便更顯然了。所有的男人都流血地倒在田野上，菜園裏，小溪邊，……狼藉地倒着，有的只剩着半個腦袋的。所有的女人，除了幾個吊在屋樑上，幾個全身赤裸裸地一動也不動的躺在床上，便也和男人一

樣、死完了。小孩子呢，他們本來是可以倖免的，但也有幾個被丟到路邊，有的在肚子中穿成了小洞的掛在樹枝上。並且有許多鷄鴨被踏成粉碎了，泥漿似的也成爲血肉混合的一小團；許多牛羊都受傷地呻吟着；每一條狗都張不開眼睛了……一切都是變樣的，只有那按時而來的月光，還繼續着太陽的燦爛，皎潔地照着這一片廣闊的田野，現出那豐滿的稻穗，吹在夜風中，帶一點微微地銀色的波動，以及滿地上都寂寂的躺着不完形的屍首。

這村子便變成一個古怪的村子了——一直到十年以後，除了幾個垂死的老太婆，便都是差不多高低的十歲和十一歲的小孩子。

岸

此
页
空
白

小縣城中的兩個婦人

不起勁的煤油燈的光，帶着晚景的顏色，薄弱而且黯澹，却也把許多圓的，尖的，三角的，以及奇奇怪怪的形狀映射在桌面上，那是一些酒具和菜碗之類的影子。

在這張桌的旁邊，是兩個婦人，她們的年紀差不多都將近三十多歲了。右邊的這一個是長長的臉，雖然臉上還留着一些粉質，却也顯然是很黃，很瘦，一種過於愁苦的病態。相對坐着的那一個，比較胖些，但她的樣子也帶着憂鬱的成分，似乎

命運給她的也並不是快樂。這兩個人所梳的髻子是一樣的S髻。從這髻上，這兩個人，在眼前的時代裏，便證明是一對舊式的。

這時候，外面的許多礮仗聲音，突然又響了一聲雷；原來今天是十二月二十四，這一個小縣城裏，大家還照舊地過着陰曆的小年。

於是這長臉的婦人便自語似的歎息說：

“又是一年呢！”

胖的那一個也感慨地應和說：

“這世界越沒有我們的份了！”便怨恨似的乾了一杯酒。

她的伴也拿起酒杯，但只在嘴唇上挨了一下，又放下了，好像放下了一件很傷心的事，噓了一口氣。

兩個人暫時不說話。

在燈光下，這兩個人的眼光，便看到那白磁青花碗裏的清沌鷄，鷄頭半浸在清湯裏，和幾隻碟子

裏的香腸皮蛋等等，顯着可憐的凌亂的模樣。這些東西，都安靜地放在桌面上，然而寂寂寞寞，如同排在祭祖臺前的物品，不像被活人吃的。這景象，便觸動了長臉婦人的孤獨生活的感想，她開口說：

“這小年過得才淒涼呀！”

微微發顫的聲音，給了對面人的注意，那個胖的婦人便從沉思裏偏過臉來說：

“好在我們倆一樣的。”這話似乎帶點勸慰的意思。其實在她的心裏，所感想的也正是這單調的，毫無趣味的活寡生活。她覺得自己是一個運，所以才走到這種人生最該呪詛的境况裏成爲舊式的女人。因此她暗暗地因爲他不讓她進學校，只拚和朱子治家格言。她也恨嚴厲地把她的腳纏得東西，以致於永遠放不夫想着她的丈夫，他才

上，她是人間最可愛的寶貝，他尊稱她做皇后，並且還說些男子自甘卑賤的語言，一直到他赴省進大學之前都是很恩愛的。這薄情的男子！他一進了大學便變心了。甚至於到了外國剛剛三天便來信說：“看見博物院中展覽着中國的三寸金蓮和紅緞繡花鞋，真是何等的羞辱呵！”他居然會忘記他自己曾沉迷於這小脚上面呢。想到這一點是可惱，可氣，而且可恨的，於是她便重新斟滿了一杯酒，饑餓似的乾了下去，如同這杯酒便是他丈夫的心。

悻悻的說：

『我的血比十二月的河水還冷，心肝是鐵

默着，牙齒間咬着一塊鷄
骨之中消磨着她心頭的

『又會上他的當！』說
發的情緒。她想起

來了，她也曾怎樣地給過她丈夫的歡心。這是上當的，一個女人把全身心都獻給一個男子，並且完全信他。其實這怪不得女人！因為天賦給女人的是溫柔，是懦弱，是容易迷惑於男子而受他的播弄。女人有什麼能力呢？一生來便鑄成屬於她丈夫的。譬如丈夫讚美她像西施，像楊貴妃，雖然她自己的臉上是有着什麼雀斑點點的，或者身體上有着某種的缺陷，而且她完全不知道所謂西施，楊貴妃是怎樣的美人兒，但也覺得她丈夫的讚美也有幾分對。女人便是這樣子！有什麼救藥呢？從苦楚中救出女人的還是男子呀。這是真的，如果她不是嫁給她丈夫，換一句話說，如果是她的丈夫嫁給她，或者是，她就是一個男子，那末她也可以赴省赴京去進大學，去留學外國，去做一切這社會上須要人做的事了。然而女人究竟是女人，而且——唉，現在她已經三十多歲了，甚至於她不能像別的解放的新的女人，因為單單在她的一雙腳上面就失去這一切權利，

她的脚是想盡方法放了好幾年都只是如同蘿蔔和冬筍的樣子。想到這樣的脚，那一種酸酸的，沒有力的，又是使人軟弱的情緒便兜上她的心，使她灰心地想到這一輩子是不用說什麼，一切都完了的。她好像吐出了滿腔心事的把咬得稀爛的雞翅膀的骨頭吐出來了。這骨頭正落到酒杯中去，那杯中的酒灑了一桌。

老嫗子正端上熱氣薰薰的炒豬肝，便給她主人的客添滿了酒。

“三太太要多乾幾杯。”老嫗子一面抹桌一面說。

“乾了不少呢，今夜的菜倒難為你。”

老嫗子含笑地又走到廚房去了。於是她便說：

“趁菜熱，我們乾一杯吧，想那些幹什麼呵！”

她的老朋友便贊成她的話，立刻拿高了酒杯，同意的說：

“好，還是學古人極時行樂吧！”然而她的心中

却不能這樣的坦然無波。她幾乎整個的心都沉沒於異常複雜的感情的急流。她是不平的，蕩蕩的，回憶着一切歡樂和苦惱的往事。她並且用全心靈去設想一個男子，就是把她丟到這愁慘孤寂生活中的她的丈夫。她想他這時候已經留着很尊嚴的八字鬚子了，(他從前的嘴唇上便有八字鬚子的表徵，)那末他一定更像一個男子了。他應該和他自由戀愛結婚的女人過着很快樂的日子，他是幸福的。他上前年和這女人生了一個孩子，並且是一個男孩子，這小孩必定很好看的，如果像他的爹爹。她又想到她丈夫自從革命成了功，就不當國立大學的教授了，聽說他現在已做了什麼委員，還兼有進款很容易的闊差事呢。然而她一想到她丈夫還依樣每月只寄給她三十元，這一點錢就等於養老金，便憤憤地想到她丈夫在大學裏缺乏經費的時候，還是她換了陪嫁的金鐲子給他讀書的。於是她又重新覺得她丈夫太對她無情了。她一面又懊悔

她自己太蠢，既然她丈夫是現在的情形，倒不如從前讓他失學，讓他回家來種田，這樣她和他也許還是很恩愛的。一個人，至少是一個女人對她丈夫給不得好心的，給了丈夫的好心這女人便變成不幸了。於是她又聯想到她自己對於她丈夫實在是夠好的，她已經盡了一切做妻子所能盡的力。不是麼，當她丈夫告訴她京城中的女人是如何的漂亮，如何的會粧飾，並且寄許多相片和圖樣給她，告訴她應該如何如何，她不是三夜都沒有睡，悄悄的躲在房裏，把裹脚布解開，把可憐的脚放在冷水裏去泡，爲的要放大麼？這是怎樣難於忍耐的痛苦，把二十年來纏得像磁器的小脚，給鬆開，硬要放大地給泡在冷水裏，唉，真痛得一顆心要裂成了好幾片的。然而她忍耐了。一切新鮮的——不，實在是奇怪的，凡是她丈夫告訴給她，她完全都做了。譬如她丈夫要她在信上不要稱他“夫君”，要稱他做“最親愛的”，她也不怕別人取笑的照辦了。並且她丈

夫不要她帶首飾，她就把所有的金銀珠玉都收藏起來；她丈夫要她不要穿貼身的小坎肩，她也大胆地把兩隻乳房的形狀顯露在外衣上。她真的什麼都做了。但，只有——唉，一雙纏死了的腳無論如何放不大，這能歸咎於她麼？死心蹋地的放也放不大，她有什麼法子呢？至於放不大反成了被人嘲笑的“半路出家”的樣子，這是她的錯麼？從前她爲纏足很忍受着人間最奇酷的苦刑，以後爲放腳，這差不多同樣的苦刑又給她重新嘗了一遍，那時她只以爲這苦刑有一種代價，就是這痛苦的意義是在乎將來的樂趣，然而……這時她的心中好像被什麼堅銳的，有稜角的東西撞了一下。

杯中的酒已經漸漸的冷了，那炒豬肝的熱氣也漸漸的低了下去。

她忽然想起了對面的人，便拿起酒壺來想去斟酒，以爲她的朋友至少在她的感想中已乾了三杯了。其實這時候長臉的婦人，是完全忽略了這桌

上的一切。她也是沉默着而細細她感想着她的一生。她開始想她做孩子的時候，那是怎樣可貴的黃金的童年。她有三個姊妹；她居二。她有一個小弟弟，他比她小多了。那時候她的父母最喜歡她，如同她最愛她的小弟弟一樣。她母親說她的降生是有來源的，因為生她的頭一天夢見了觀世音菩薩。這是做父母的最認為值得誇耀和驕傲的事象，這夢見了萬人禮拜的菩薩之後便生她；因此大家都說她有一個好命運。偶爾間她母親告訴她這故事的時候她自己也竊竊地歡喜着呢。然而，可不是，爲了這個夢，她父母爲她擇配的標準就把她當做皇后，於是這一個人家不許，那一個人家不許，選來選去便單單許給她丈夫了。這一輩子倒霉的親事！反不如她的姊姊和她的妹妹，她們兩個人是草率她許給人家的，雖說不出奇，却是很安閑地過着有樂趣的日子。不過這不是她父母的錯處，她父母曾爲她的婚姻而盡了心並且苦縐了眉頭。假使要歸咎，那

不如怪她自己的。唉，這的確是一種謬誤，然而誰能夠預料呢？原來她的丈夫是好的，在她面前，很盡了做丈夫的義務，會細緻地體貼女人的心，又會熱情的使她感動。真的，如果說她丈夫對她變了心腸，而這心腸也只是她自己使他變的。她應該承認，她的丈夫是歡喜她的，是傾倒她的，是只屬於她的，所以他只想挨着她在這小縣城中平凡地過一輩子，然而她却把眼淚來懇求他，要他離開她，並且放心她只管到省城到京城去讀書。誰知道真摯深情的眼淚便鑄成了她今日的孤獨。一件蠢事呵，使丈夫上進竟等於她自己的沒落，在這人世上被遺棄而且被說是舊式的。對於這事件的促成她真懊悔了。她想起在臨別的那晚上，她的身體正犯着風寒，却爲了她丈夫的遠別而讓他作了五次的滿足，從現在看來這是何等的該悔。她想不到那一次的瘋狂竟成了如今的悔恨。然而這又能夠怪誰呢？總之男子是如此的靠不住！她覺得心頭麤集着螞蟻似

的一羣憤懣。於是她又感慨着這一個寂寞的小年：

“十二年了，年年這樣子！”

“可不是呢，我只比你少一年！”胖的婦人便驚覺地看了她一眼。

“對了，人家快樂人家的，我們苦惱我們的。”

“生來是女人有什麼法子呢？”

“那也不一定，”長臉的婦人反駁的說，並且想了一想便找出一個理由：“有的女人不也是革命黨麼？”

“還不是她丈夫是一個革命黨的緣故？”

話又停頓了，於是兩個人都默默的呷了口酒。

在桌上的菜差不多全冷了，錫壺裏的酒也只是溫溫的。女主人便向着廚房的那邊說：

“王嬈，再燙一點酒來！菜還有麼？”

其實酒和菜並不是她們的需要，她們並不像別人一樣的過小年。她們是寂寞的，幾乎寂寞到酒菜和她們沒有關係。這孤單活寡的生活把她們一

切快樂的辰光淹滅了。她們沒有可紀念的年節。她們有的只是怨恨和可憐的感想。在這小年中，只爲別人的熱鬧而顯她們自己的冷落。因此當熱酒熱菜端上桌子的時候她們又想着一生的憾事了。

然而這多年相伴的老婆子是知道主人和客的命運的，所以她帶點勸解的安慰說：

“一年中只有一個小年呢。該享樂的時候就享樂。三太太你說這話對不對？”

長臉的婦人勉強拿起筷子，一面回答說：

“可不是？你說得真對。”於是她轉過臉來向她的朋友說，“喝兩杯吧，算是我們兩個過小年。”並且豪放似的挾來了一大塊豬腳。

“你倒會說。”胖的婦人便振作的拿起酒壺了。

這桌上的情景才有點活的氣象。每一個碗裏盤裏的菜都變了新的樣子。壺裏的酒也起了上下的搖動。燈光底下便顯現着悒悒不定的影子。老

子快樂得跑到廚房去，把罈裏的酒又打上兩壺去燙了。

這兩個婦人便如果真忘了苦惱似的，一面乾着杯一面談起許多閒話。

長臉的先說：

“這一罈酒不錯。本來是，十多年的陳酒了。”

可是那胖的不回答，她說到另一件事：

“今年我臘了五十多斤肉，我想臘好了便拿二十斤放到你這裏來。”

“我自己臘得有呢，這麼多我一個人吃不完。”

“你吃不完我來陪你吃。”

“花這麼多的錢？幹什麼！”

“哼！人家才享福呢，跳舞呀，電影呀，洋菜呀，汽車呀，還有別的什麼我不知道。難道我們臘一點肉便算過分？”

“然而我們不是那樣的命。我們只配看管鷄鴨……”

顯得有點高興的長臉婦人便忽然默着了，因為她朋友的這一句話又挑撥了她的傷感，她恍然看見她丈夫和一個時髦女人坐在一輛汽車上。她還看見丈夫和那女人的一些別的，雖說這只是一些虛縹的幻覺，然而她的嫉妬心也立刻波動了。她恨着她丈夫，並且恨她自己不該委身於他，至少她不該和這薄倖的男子曾發生三年——足足三年的如漆如膠的恩愛。只要有一次讓他發瘋一樣的滿足，這就是一生中永不會忘的污濁記憶。然而在三年中，這不幸的，醜陋的事是發生得那樣多，多到不能記清了。而且……她對於自己便受了侮辱似的傷起心來。

正在等着她乾杯的主人，忽然在她的臉上看出了她的憂愁，並且在眼角裏含着濕的閃光，便愕然又把酒杯放下。

“怎麼，你？”

“沒有什麼，”說着便嘆了一口氣。

主人說不出什麼話；她寂寞地乾下一杯了。

“這世界真不是我們的世界，我們早就該死了。”長臉的婦人接着感慨的說，同時也把酒杯舉起。

兩個人又滿滿的乾起杯了。

然而這酒杯拿在手指間是怎樣的無趣，酒到喉嚨口又怎樣的無味。真的，與其說是喝酒，乾杯，倒不如說這酒杯等於她們的整個世界，杯中所充滿的是她們人生的孤獨淒涼。她們喝酒的意義，倘若有一種意義，那就是證明她們的寂寞了。

在一種心情激動的變態中，恍然不自覺的把一壺酒喝完了。到再一壺酒又只剩一半的時候，這兩個婦人都帶點醉意了。於是又說到傷心的事：

“說來說去，吃虧的還是女人。”

“也許最從前的女人同男子是一樣的。”

“也許吧。不過我們知道的女人都比男子吃虧，並且還是吃男子的虧。”

“其實女人對男子已經夠好了。”

“可不是？男子喜歡小腳，我們就把腳纏得又
仄又小，仄小得可憐至於不能走路。現在男子喜歡
大天足，我們就趕緊把腳放大了。”

“這個腳的忽小忽大，可把我苦了一輩子！”

“如果能夠仄小而又能夠放大，吃苦倒也罷
了。”

“說是的！我的腳比你更難放了，放到如今還
是和原先一個樣子。”

“可是我雖然放大了，却放得不像冬筍又不像
蘿蔔。”

說到這裏的胖的婦人便長聲的歎息了，無限
哀傷地歎息了之後便帶點戰顫的聲音說：

“唉，只要——如果不因為這雙腳，我們決不
是現在的情形……”

她的朋友便立刻有着同感的嘆氣了，且說：

“喜歡腳小就得小，喜歡腳大就得大——”

兩個人的感慨便成了一團。

終於還是那長臉的婦人又壓制着，把話語轉了方向，說：

“算了，還是過我們的小年吧！”

稍微平靜的燈光下的影子，於是又開始搖晃起來，因為這兩個婦人的手，不住地在這桌面上一來一去的。

到了最後一壺酒添來的時候，在她們的眼前，這桌上的一切東西便奇怪地活動了，顛倒了，旋轉了，而且從空間還慢慢的壓下了一重重黑暗，這宇宙完全傾覆了。

於是酒壺就橫躺在桌上，從壺嘴和壺蓋中流下了餘剩的酒。一枝筷子像一枝香似的插在一塊豬肉上。兩隻白磁的酒杯在地上打成幾塊了。老嫗子便費盡全身的氣力把她的主人和客送到床上去。在這醉中，長臉的婦人不平的呼吸着，一面流着大顆的眼淚。而她的朋友却在失了常態的知覺

中一聲聲嘆氣，並且在斷續間還喃喃自語的說：

“什麼都容易呵，只是腳沒有辦法……”

在外面，礮仗的聲音顯得非常熱鬧，一聲雷和天地響更接連不斷的響着。

此
页
空
白

子敏先生的功課

鬧鐘響起來了。

這是下午八點半鐘。每天到這個時候，因了鬧鐘的響聲，子敏先生更想起一件事——雖說是每天一定要做的事情，但在這鐘聲未響之前，却實在沒有想到的。所以用鬧鐘，也正爲的是這個緣故：使他重新記起了那件事。

他本來很舒服的靠在一張大椅上，看着一張羣芳畫報，而眼睛不動的，正入神在一個電影女明星的像片上面。大約這像片的眉眼之間，頗合於他

賞美的觀念或肉慾的情趣，即在那入神的臉上，便恍然是受了迷惑，現着心蕩的模樣。所以鬧鐘的響聲，已響到他的耳裏，却只是懶懶的抬起頭，投了一下嫌厭的眼光，便又細細地去看那女明星的嘴角，好像這鐘聲並不是爲他才響的。

一直到鬧鐘的響聲停止了——停止了許久，子敏先生才難捨而又動情的，向那女明星像片的頰上接了一個吻，丟下畫報，帶點莫奈何的神氣走到桌前去，一張排滿着女人像片的寫字桌。這些像片中的女人，幾乎每一個，和子敏先生曾有過關係的，因此這時候在他的眼底，便好像都微笑起來，而且顯得要活動似的爭着他的寵愛。爲了這些女人，子敏先生又有點笑意了。

但是他坐下了之後，看見那隻鬧鐘，圓圓的，像嘲笑的臉的鬧鐘，便重新不耐煩起來，把那時時都在注意着動作的眉毛也皺成很難看的樣子。

“唉，真討厭！”

雖說這樣想，却仍然開始去做他每天這時候所必須做的事情。他從抽屜裏拿了信封和信紙。

在他的臉前，那美的，淺湖色的信紙，平平的舒展着；墨水盒也打開了；筆管也握在手指間了，而且筆尖已沾了墨水；一切——好像連那盞電燈也都在等待着他，要他非立刻從事於這種事情不可。子敏先生便更覺得這事情的討厭。

他的心，是只想把這事情——不，與其說是一件事情，倒不如說是一門功課，簡直等於功課的每天必須寫給他太太的信，從他的生活中去掉，好像從一枝薔薇花上去掉了一團蛛絲。假使真的把這蛛絲去掉，他想，那末薔薇花一定顯得更燦爛。可是他不能夠——因為如果他不每天寫信給她，那個生怕丈夫同別的女人相好的女人，是馬上會從家裏動身，找到他這裏來的。並且，“隔一天不寫信，我準來！”這句話記在他的頭腦裏，還是非常有聲色的。那末，與其讓他來，倒不如每天寫信的好，

是顯明的事。子敏先生於是決定了：

“罷，寫算了！”

既下了決心，便重新沾了墨水，想了想，寫道：——

“蘭波我愛！

我多麼的想念你，唉，我說不出我的想念呵！倘若你知道我因為想你念你，直到這時候——是十二點半鐘了，還不能入睡，終於又從床上爬起來給你寫信，你應該給我多少個吻呢？說到你給我的吻，你看，我的心是怎樣的跳躍起來了，幾乎像鳥兒似的要飛出我的胸中。其實牠能夠像一隻鳥兒倒好了，因為鳥兒是自由的，可以到處飛，那末我的心就會立刻和你的心接吻起來了。現在我還不是一隻鳥兒，你說是不是？”

子敏先生把筆停住了，他從頭看這上面所寫的一段，並且無聲的唸着，覺得很滿意，便不禁地

忽然微笑起來，於是又沾了墨水，接着寫道：——

“蘭！我昨夜又夢見你，在給你寫完信不很久的時候。你想想，我做的是什麼夢呢？唉，我不願說出來啊！不過你如果想知道，我也不妨告訴你，但是你千萬要原諒我。我認爲，我所以做這個夢，完全是愛你太過的緣故，否則我決不會生出這種幻想的。蘭，我的愛蘭，你想我所做的是怎樣的夢啊，唉！我夢見你——夢見你，確然是你，你和一個很漂亮的男人……接——接了吻呀！”

寫到這裏，子敏先生便心想，“豈有此理！”但他又緊接着寫下去了。

“我的蘭，親愛的蘭，生命的蘭，你趕快饒恕我吧！我真是把你侮辱了。然而我說過，我是愛你太過才做出這樣的夢的，所以你是應該——不但要原諒我，還得更加愛我啊！我想你決定會更加愛我的，一點也不多心，是麼？”

其實在夢裏，我也沒有恨你，我只恨那個男人，我恨不得把他扯成肉片才好，但是這也因為是愛你的緣故。現在請你安心吧，我不會懷疑你，我相信你是終身只伴着我一個人，生生死死都是一個啊！”

於是子敏先生換了一張信紙，重新想了想，又寫道：——

“至於我，這個永遠忠心地只願做你一個人奴隸的我，請你放心，一千萬個放心吧，我不會有什麼軌外的行動啊！單憑我們倆的愛情，可以作一千個鐵證，我決不會像那般貪色的登徒子之流，不愛自己的愛妻，終日終夜只追逐着別的女人。你相信我不會幹出那荒唐無恥的事，是麼？我想你一定要回答一百聲‘是！’可不是麼？其實像我這樣的男人——你的親愛的丈夫，你真是人間一個最幸福者啊！誰能夠說你不是最幸福的？你看，我——一個

單身旅外的男人，年紀又輕，人又不醜，却除了自己的愛妻以外，什麼女人都不愛——不，是連一眼也不去瞧啊！真的，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女人能使我注意，所以我的眼睛，我的嘴唇，我的手，以至於我的全身，只是屬於你個人的私產，別的女人全沒有份兒的。”——子敏先生的眼睛却不自主的便落到桌上那些像片的上面，並且對着其中的一張，便是駝鳥毛的扇子掩着坦露的胸部，現出要笑又不笑的那個舞女，作了一種調情的動作，用左手的手指頭送去了一個吻——“我的蘭啊，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那末應該放心我，像我放心你一樣：我們倆是人間最相愛的一對愛人呢。我真想你這時就在我身邊，我便運動全身的力來擁抱你，使你醉了，醉得不知人事——蘭，你來吧！”

波蘭我愛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你那末應該放心我像

然而子敏先生立刻便覺得這最後一句話寫得一樣我們倆是人間最相愛一對的愛人

很不妥當，因為他的太太每一封信裏，都非常難過的說要出來，甚至於說，只要挨着他，什麼樣的苦她都願意吃的，現在他自己也感傷的寫着‘蘭，你來吧！’那末，她連夜就來，是極可信的事——這不是子敏先生所願意。所以他想了想，便趕緊改變了語意，寫道：——

“如果你真的來了，我們倆生活在一塊，這是人生多麼有意義的事情啊！但是事實上，唉，我們能夠麼？一萬個不能夠！至少，現在是一萬個不能夠啊！這自然都是我沒有本領，每月賺不了多少錢，以致我們倆才受這樣長久別離的苦。你不要以為我每月的進款騙着你，不把真數目對你說，你真不要這樣。倘若你不相信，我可以告訴你，但是你要相信我每一句都是實話。我從前不是對你說過，黎明書店請我當編輯，一個月薪水一百元？是的，我一個月的用費只靠這一百元。你想，一百元，夠做

什麼用處呢？現在我列一個賬目給你看，你就會相信我的話並不是瞎說。”於是子敏先生在第三張信紙上便開了這樣的賬單：——

“房租三十元，（只一間。）

飯錢十二元，（最普通的飯。）

客飯十元，（並不特別加菜。）

車錢十五元，‘只坐電車，有時還徒步到書店去。’

應酬費二十元，（平均每星期只請兩個朋友看電影或小酌。）

郵費四元，（只爲你一人寄信，每天一角四。）

理髮，洗澡，洗衣，共五元，（這是極省儉的，每月我只洗兩次澡和理兩次髮。）

雜費四元，（包括皮鞋，襪子，雪花膏以及香水等等，你想夠不夠？）

蘭！這不是整整的一百元麼？我撒謊不？以上的數目算得濫用麼？

我現在只想兼一點別的事做，每月多一點進款，那末我們倆就可以在一塊生活了。我想，單單看我們倆的愛情上面，神應該給我這樣的機會啊！

所以在眼前，蘭，我至愛之蘭，我們倆都暫時再忍耐着吧，橫直你我都還年輕，不久總能夠聚會的。在這裏，我們倆都爲將來的聚會祝福吧：我祝你更加美麗，比安琪兒還美麗。你呢？

其實，沒有看見你，我是不會快樂的。我一想到你一個人孤孤寂寂的在家裏，真爲你難堪啊！我的失眠便因爲這個緣故。我近來因想你變得很沉默了，不事修飾（我的領子三天才換一次，）好像是一個滿有愁苦心事的人。唉，現在我的眼淚又湧湧起來了！”

寫到這裏，這一張信紙便只剩四分之一。子敏先生把筆停住了。他想了想，覺得應說的話差不多

全說了，便從第一張起，一字一字的看了一遍，實在沒有毛病。但是他爲充實他最後的感傷之故，便在“現在我的眼淚又汹涌起來了！”的底下，再加上一個“唉”字，而且打上了三個感嘆的符號，成了——唉!!!這樣，似乎一切都應該完備了，然而子敏先生還在想，他總覺得必須再添些什麼，可是他想不起相當的字眼，於是便加了這樣的兩行：

“.....
.....”

這兩行中的許多點滴，自然是表示一種有無窮盡的話語，却又無從說起和說不出來的意思，這顯得在寫信時的子敏先生，他的心情是漩渦於非常紛亂的激動裏面，情切之至。

於是署名道：“留下一萬個擁抱給你的，你的人。”

這時候，那隻圓臉一般的鬧鐘，已是十點半鐘了。子敏先生便趕快站起來，伸一伸腰肢，好像被

因許久的開釋，覺得丟去了一重重負。他不及去寫信封，信紙也不疊，只是活動在一面鏡子前，梳光了頭髮，撲上粉，並且在眉尖上畫了一點黑，……顯得十二分漂亮的人物，走出去了。走到“上海汽車行”那裏，他內行地向汽車夫說：

“月宮跳舞場，快點！”

苦 刑

大約在夜裏兩點鐘，他睡醒了，帶着許多憤怒地醒過來，因為他做了一個於他很壞的夢。

他張大眼睛，便看見房子裏有一道皎白月光，而且分明地照着他愛人的臉，她正在安靜地閉着眼睛，似乎帶點笑意的樣子。

“你倒很快活！”

想着便非常惱怨地伸開他的手臂，挽住她的頸項，用力的搖了起來。

搖了好幾下，她嘴裏含糊不清的說了一聲，扳過臉去，又低低呼吸着睡去了。

她的這熟睡的狀態，便給了他厭惡她的情緒，他覺得她像一匹懶貓似的貪睡。

他又搖了她兩下，這兩下是更用力的，果然她被搖得有點醒意了，眉頭動了一動。但她只說了一聲“莫鬧，”便又安靜了。

“醒來呵！”他叫了一聲。她還是熟睡的模式。他便恨起她來。他幾乎完全惡意的，用兩隻指頭挾住她的鼻孔，使她不能呼吸，一面又把她的頭亂搖着。於是她突然醒了，眼睛艱難地半開着，非常驚訝地看着他，她以為這夜裏出了什麼意外的事：

“做什麼？”她抱住了他。

他不答應，並且把她的手腕從身上丟開了。

“又發什麼氣呢？”她想。手腕又伸過去，然而剛剛挨到了他的胸上，又給他猛然推開了。

他的眼睛張得非常大，而且一動也不動的瞧

住她，這眼睛便使她疑心，擔憂而且害怕。

她便完全清醒了。

“半夜……”她想，“爲什麼？”然而她想不出他搖醒她和仇視她的緣故。她爲了平安起見便又去抱他，並且說：

“愛的，生我的氣麼？毫無理由。並且……呀，你看看我的這個地方。”說着便拖過他的手，重重壓的到她自己的胸脯上，她以爲這樣他縱然發她的什麼氣，也應當氣平了，或者他還會把嘴唇吻了過來。

然而她想錯了。他並不因爲手放到柔軟的乳房上便忘了他所做的夢，所以他立刻把手縮回來，一句話也不說。

他的眼睛仍是凶凶的，宛如一種復仇的眼光。

於是她着實地害怕了。她並且預感着一種難於預料的而又立刻就要暴發的不幸事，這於她是萬分不利的。她的心便顫動起來。她默默的想，“也

許……一定他又想起什麼了。”她想這是不錯的，因為除了想起那不好的事之外，他實在沒有其餘發氣的原因，她便覺得有去安慰他的必要。

“我知道，”她開始向他說，“你這樣發氣，都是我的不好。”一面又用眼光去求他。

他却冷笑了。

“爲什麼？”她又說，“不要這樣冷笑呵。過去的事情不是都得你的寬恕了麼？不要想起那種事情！一想起又會使你傷心……其實我自己已經忘得乾乾淨淨，因為那是髒的，污穢的，留在心裏就會把我們光明的生活弄得黯澹……。”她覺得這話說得很委婉，並且很真切，也正是她所應說的，那末他必定會給她好臉色。

可是他繃緊的眉頭不稍鬆，凶的眼光也依樣灼閃着，似乎他不曾聽見她的話。

她又鼓了勇氣，說：

“愛，我苦得你很夠了，所以不能讓你現在又

苦，我必須向你說——我只愛你的。愛你一個人。從始至終只是你一個……”

她還想說，可是他用手掩住她的嘴，並且做出討厭她這樣說的表情。她只好默着了。然而這時候的她的心，已經爲了許多過去的經驗，便沉重地壓着不安，而且感覺到不作聲也會增加他的氣憤的。因此她覺得還是忍耐點，再安慰他，向他說一些使他減少憤怒的話。

她用一種動情的聲音說：

“你的愛兒多美，你看！”她把眼睛半開着看他。“這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呀，你真富有！”

她正想趁勢去吻他的時候，他忽然叫了一聲：

“假的！”

這句話真使她太吃驚了。她沒想到他會這樣說。她只希望是他故意給她的玩笑。然而在他陰沉的臉上，實在還不會稍減一點他的怒色。她只好歎息的說：

“你太忍心了！”

“我的心倒是太熱的，不然，我也不會受到欺騙！”

“你還以為我騙你？不是所有的都告訴過給你麼？你還不相信？”並且轉了語氣說，“我是純潔的，實在的，一點不騙你。”

他便冷冷的笑了起來。

她忽然覺得傷心了。那冷笑，顯得怎樣無情和輕蔑，落到她心上，重得像一把鐵錘。她覺得他太不愛惜她了。但她又忍耐着。她並且自咎她做錯了事，以致現在害他煩惱，也害她自己受罪。所以她又低了聲音說：

“我只是想你快樂，只要你不煩惱，就一切都好了，”

“如果是真的，為什麼你又和他——”

“我不愛他，”她趕緊打斷了他的話。“我一點也不愛他，我毫無愛他的慾望。其實他一點也不可

愛。我不是早就和你說過麼？爲什麼你現在又不相信呢？”

“你究竟和他還有什麼關係？”

“真的，什麼關係都沒有。實在我已經忘記他了。”

“從前呢？”

“不是已對你說過幾千遍了麼？從前是因爲一種好奇的心——不，什麼都不是，只是我自己的錯誤，我懺悔了。”

他忽然沉思起來。於是她又接着說：

“你真蠢！你難道不看一看我的心？什麼都是你的，並且是——”

然而他又掩住她的嘴，顯得非常暴怒的樣子。她發呆了，驚愕地望着他，好像等待着可怕的事。

他把手收回來大聲說：

“從前，你一定還有別的關係！”

“沒有！挖出我的心都可以，實在沒有！我不能瞎說有！”

“不！你一定有！”

“爲什麼你限定要這樣說呢？於你自己有什麼益處？”

“我當然沒有益處。並且我也很苦惱。”

“那末你爲什麼要說？”

他又默着。她便乘機說：

“真的，兩個人好好的又鬧一些無謂的事，多麼不該。你想，世界上幸福的人不享受他的幸福不算是傻子麼？其實世界上有許多沒有幸福的人，他們想幸福而想不到，你却把幸福來糟踏，你想你該不該？”她看他還在默着，便繼續說：“你還不給我一點溫柔？你真的不給麼？你看你冤枉我好多？好，愛的，給我——讓我吻你一下。”她說着便把臉親過去。

然而就在那嘴唇將要接觸的時候，他忽然張

大眼睛，恨恨的釘住她，並且把她的臉推開了。

“你吻你的有幸福的人去吧！”他帶着冷笑說。

“你就是——”

“不要騙我了。”

“爲什麼？”她覺得他這種固執的怒恨實在很奇怪。

“爲什麼？你自然知道。”

“你說好了。我實在想不出半夜裏又重新發我的氣。”

他稍微停一停便沉着聲音說：

“我做了一個夢！”

她簡直要從難過中發笑了。她覺得他真是可笑。爲了一個虛幻的夢，便恨她，而且自己也苦惱着，這實在只是屬於一個小孩子所做的事。於是她覺得他的嫉妬心未免太大了。但她想到他的嫉妬心的起源只是爲愛她的緣故，便原諒他這樣荒唐地對於她的仇視，厭惡，給她所難堪的冷笑和陰沉

的臉色，並且她好像已忘了他剛纔對於她的一切凶暴無情了。她便笑着說：

“你真可愛，你像小孩子！”

他只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又說：

“你不承認麼？你想想你自己做的是什麼事，你就會相信了。”

“這個夢——不，我不願看見它！”

“你夢見什麼呢？”

他立刻變樣了，變得更凶，更恨她的樣子。

她不禁嚇了一跳：她想不到他究竟是怎樣的心理。

“爲什麼又這樣子？”她含愁的問。

“我夢見你——你和他……”他激動的說，同時對於她更顯得又怒又恨，並且更用力的說了下去，“你和他躺在床上，赤裸裸的！”他於是痛苦的望着她，手握成拳頭。

她完全傷心了。她覺得他不該做這樣的夢。這個夢不但很猥褻，而且簡直侮辱了她。她覺得他既是做了這樣可鄙的夢，他應該譴責他自己，至少他必須給她一些好意，然而他却向她發氣，恨她，如同她真的會經過那該咒詛的夢裏的事一樣，她覺得他太不了解她了。他也實在不該這樣的看低了她的人格。說她和那樣除了打球吃煙逛窯子之外便什麼也不知道的人發生曖昧的事，這簡直把她看做連極無恥的女人也不如。如果他還愛她，他應該把她看得很高尚，至少須相當敬重她的人格。所以她幾乎哭聲的說：

“你不愛我了！”

他立刻興奮起來，狠狠的對她的眼睛望着，忽然惡意的說：

“也許！”

“真的麼？”

“是的，我不愛你！”他說着便痛苦地繃緊眉

頭，並且用戰顫的手抓住頭髮。

對於他這樣煩惱的激動，她忽然生了原諒他的心情，因為她認為他變成現在的景象，都是為她的那種不正當的行爲，因此她覺得應該負這責咎的還是她自己，她便忍了辛酸向他解釋說：

“愛，聽我說，夢裏的事能算是真的麼？你相信我是貞操的，便好了。”

“對了。”他認真的回答，“不過一個夢常常和事實有關的。”

她又分解說：

“但是你的這個夢和事實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是我自己做的，那可以這樣說，說是根據於我過去的事實。現在做這個夢的是你，所以至多只能說因為你疑心過度的緣故。你實在太疑心我了。”她非常委婉的說，並且很可憐的望着他，一面輕輕的把手心放到他臉上。

他不作聲，因為他不能否認她所說的理由，並

且他自己也不希望她真的有過那樣的事，所以他覺得他所做的夢實在是疑慮的幻影。於是他對於她手心的熱，感到溫柔了。他帶點懊悔的意思把她看着。

從他的眼光中，她恍然感到——這愉快的感覺，好像她跌到火坑上又得了救一樣。這之中她又真實地感到她是屬於他的。她實在不能否認她只愛他一個人。她想着便欣然向他低聲說：

“愛，世界上的男人是這樣多，但是只有你一個才把我變成婦人，而且我的一切都永遠給你了。”說着，她又把他的手拖過來，輕輕的放在她豐滿的身體上，便經過了柔軟的全部波紋。

“你吻我，吻在我的嘴角上！”她心醉的說。

他便吻了她。她完全忘了他的發氣了。然而當她用力來擁抱他，忽然他把她的身體又推開去，而且非常用力的推，這使她茫然吃驚的望了他許久。

“爲什麼又這樣呢？”她擔憂而且惶惑的問。
他重新怒恨的對她望着，却非常難過的說：
“我又想起那個夢！”

她想再去安慰他，但她說不出話，只覺得心頭一陣陣辛酸的波浪，她是完全傷心了。但同時她又可憐他，覺得他的不幸，甚至於在甜蜜的接吻和擁抱之中也忘不了那可笑的夢，總之使他失掉一切歡樂的原因都是她給他的。她開始懺悔了。她又非常懊惱她自己，因爲她的那種錯誤的事，使他痛苦了一生，至少他在這一生中不會忘記的。她想，如果她從前不爲了嫉妬的心去玩弄那個可鄙的男人，那末她現在的生活該是怎樣的幸福。於是她覺得把純潔的愛情滲進了可怕的記憶，這許多不幸都是她應該負責和自咎的。她覺得那時她實在被什麼捉弄了，否則她不會毫無理性的，不計輕重，只圖嫉妬心的滿足而不惜和那個男人彼此玩弄着。這時她是清白了，她知道不但那男人值不得玩

弄，並且她自己所受的損失太多了。然而這已有的痕跡是無法去掉的，她所能補救的只是對於他的忠實，熱情，柔順，可是這一切的努力又仍然是空耗！他不能忘記她所給他的痛苦，這痛苦已經傷了他的心，如同他給她的愛情永留在她的心裏一樣。她想到以後的生活也許爲了這不幸的事而變成更愁慘了，那酸痛的心便戰顫着，於是她的眼睛已漸漸地潤濕起來。

他這時對於她更生起反感了。因爲她長久不說話，默着像回憶着什麼的樣子，他便疑心她一定在想着不曾告訴給他的祕密，更使他難堪的那以外曖昧的事。於是他對於她的一切愛意都消滅了。他恨她，比什麼時候都恨，只想把她一脚踢成粉碎，或者丟到海裏，或者讓一隻凶惡的狗把她咬死去。一種暴怒的憤恨和復仇心便使他猛然抓住了她的頭髮。

“啊呀！”

她突然受嚇和痛苦的失聲叫了。

他怒視着問她，“你想些什麼？”一面把她的頭搖着。

她完全驚愕的望着他，覺得他發瘋了。

“說，你想些什麼？”他好像就要處死她的樣子。

她害怕起來，全身戰顫着，但她也發出了薄弱的聲音：

“我想——我為我們傷心……”

他用心的聽，却覺得她的這句話很含糊，便抓緊她的頭髮而且搖了一下問：

“傷心什麼？傷心我不贊成你的那行為麼？”

她不答應，她覺得她沒有再解釋的必要，如果他不能了解，她縱然現在又解釋一千遍也是空的。對於他，他的這種凶暴的，完全像野人的舉動，實在使她太傷心並且不能不恨他了。她認為如果他在他的心中還佔有一點地位，他應該不會把她看

成下賤的女人，至少他不至於這樣殘酷，毫不顧惜的把非刑給她。因此她剛纔對於他的可憐心也消滅了，她只覺得他是野蠻的，殘忍得像一個專制時代的暴君：

他又用力搖了她的頭，問：

“你說，到底爲什麼傷心？”

她真想把他的打幾下，但是她壓制了，只說：

“你難道不知道？”

“我能夠知道什麼？一個女人的心是容易知道的麼？”

她忍了氣——終於忍不住的表示了她的反抗：

“你不知道就算了。”她把他的手推開去。

於是他更加不能寬恕她了。他立刻用了力，把她的頭髮抓得更緊，並且像搖皮球似的把她的頭亂搖着。

無數頭髮的根，便變成了無數的尖刺，在她的

頭皮中開始活動，使她痛苦地兩隻手抱着頭，一面不能忍耐的喊了一聲：

“嚷啊！”

“你說？”他凶暴地對着她的臉問。

“我不說。”

“真的不說？”

“真的。”

他忽然冷笑一聲，便用全身的力把她的頭髮抓緊一下，並且把她的頭提高去，又猝然摔到床沿上。

她一點聲音也沒有。

這時他的心覺得輕鬆了，如同他的兩隻手覺得輕鬆一樣，只在這一瞬間便消失了他的許多暴躁，憤怒，仇恨，以及說不清的一種屬於下意識的感情。這巨大的心境的變樣，使他莫明其妙的驚訝着。他好像並不知道他剛纔所做的是什麼事。然而他一眼便看見了她。

她已經哭了，極其傷心的嗚咽着，肩膀上下的聳動，頭亂搖，全身戰顫着。在她的心中，一切感想都沒有，她只覺得心傷，並且希望那黑色的死立刻落到她身上。她認為她活着已沒有意義了。

他發癡似的看了她許久。慢慢的他便懦怯起來。五分鐘之後他便完全懊悔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了。他並且覺得那個夢實在是因為疑心而且是荒唐的。他認為他冤枉了她。對於她的一切都重新原諒了。於是他慚愧地把手伸了過去。

“愛的！”他低聲的叫，一面小心地拖開她的頭髮，這頭髮，像水草似的又濕又亂。

她仍然傷心着。

“我愛，”接着他又說，“原諒我吧，我又害你傷心了！”

她自然聽見他的話，但是這些話她已經聽厭了，幾乎每一次鬧過之後都是這樣的。她實在不能像他那樣的立刻發氣，立刻冷笑，立刻凶得像吃人

的野獸，立刻又軟了心腸。她只覺得這一顆常常遭難的心是又痛又空，並且得不到安息。自然，他所給她的這種種，無論如何不能原諒的。既然他能夠忍心的抓她的頭髮並且把她的頭擗到床柱上，那末他已經並不愛她了。假使她還愛她，對於所愛的人能下得這樣毒手麼？這是顯然的。於是她的心頭又飛過一陣辛酸。

然而她究竟是愛他的，並且他變成這樣的凶暴也是因為她，所以她被他的分外小心，認罪，懺悔，以及給她許多值得紀念的親吻，和許多實在使人動情的語言，她終於又原諒他了。她揩了一下眼淚向他說：

“相信我！”

“是的，相信你，永遠相信你！”

兩個人便互相擁抱着。

在接吻中她又低聲說：

“你的話信不得，從前你不是曾發誓說你相信

我麼？”

“從現在起，我一定不疑心了。”

她嘆了一口氣。

“你疑我，我真作孽呵！”

他趕緊親着她的臉說：

“你是幸福的。只有你是幸福的。”

“怎麼，你不幸福麼？”

“我說的是女人。”

“你呢？”

“我自然是幸福的。”

於是他緊緊的擁抱着她，嘴唇吻着她的頭髮，經過了極縱情的沉醉的滿足之後，便疲倦地睡着了。

她還沒有睡，因為她的心緒又複雜起來，差不多那過去和剛纔所發生的種種，都重新給了她一個分明的回憶，於是她看着他睡着的，滿着苦惱痕跡的臉，便從皎白的月光中，看見她自己落下的眼

淚，大顆大顆的滴到他的臉上，

三個不統一的人物

題

辭

正在青春的男女都存着一顆戀愛的心，
這顆心須要暴發，須要投贈，
這之中便發生了痛苦的悲劇，
但他們都忽略了人生更大的意義！

旋玻我友：

寫這一封信，真是我生來第一次感到寫信的艱難，願你相信我這樣說。我是已經寫過好幾張信紙了，都寫得不如意，便又扯碎去。我希望從這張信紙起，能讓我制住心的創痛的波動，能細細地平靜的說出我所感得的，我所該說的，而同時也希望這封信不會使你看了又重新傷你的心，能不增加你的內生活的擾亂，這便算天降福給我，不致在你面前重獲一種罪過。

什麼人說過，“已有的，永遠不能再有了！”這句話借用於我們二人的友誼上，的確是一句警語，這是萬分不幸和可惜的。但從你的前信所說，我能不能傷心地覺得我們二人的親密關係，已成為使人歎息的回憶了麼？

自然，一切的過錯都在我一人身上，我不撒謊。但是應該怎樣呢，不消說，我願意受第一的懲罰，因為我造成了如此可悲的局面，我受第一的懲

罰正是應該的。朋友，你懲罰我吧，無論怎樣懲罰我都行，除了你，在這世界上便沒有第二個人能有這樣權利。

其實你已經恨我，恨至透骨，這就是給我的懲罰了——在這恨之中，不是麼，我們昔日友愛的影子，決不存在了麼？但是這懲罰實在太輕，我所願望的是比這更重的，更能使我感到損失的。你應該在我的生命上加以酷虐的刑罰，因為我所造成的事實，是燬壞你整個的生活，是使你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幸福的絕頂一直跌到悲苦的深淵去的。

你恨我，我正願意你恨。但是我們之間，在這世界上，至少是我，是希望着，禱告着，能重新得到一種新的了解，也就是，我們應該互相安慰的。

你說我，“縱然一切都落到無可挽救的死亡中去，你還是有一種獨享幸福的權利。”且不說你這話說得怎樣刻毒，使我傷心到無從使你取消這話的境地，但在事實上，我決不是這樣一個人間有

特別幸福的人。我也是很痛苦的，雖然在你的眼光中，我是站在你原先的地位，一團戀愛的光和熱顯在周圍。

倘若你以為我正像一首美麗的詩一般的充滿了愛情的歡樂，如同你從前一樣，這是何等的錯誤。我實在被那痛苦和悔過陷到很可憐的人生中去了。

說起我的心在這事變中所感得的種種，如果人類的心靈還有着同感，我是值得最冷酷最無情的人來憐憫的。朋友，說我什麼都行的，只不要說我是一個幸福者，或者，比幸福者更難堪的比喻，你應該慷慨一點你的仁愛。

我自然沒有權利來求你，無論求你什麼，但是爲你自己仁愛的緣故，讓我真摯地向你央告，你嚴重地懲罰我吧，懲罰我像一個奸細，一個兇手，一個人類中最有毒的人。

你實在應該懲罰我的，比你愛你的琳還應該，

因為我還有許多會忍心地瞞着你，欺着你的祕密呵！

本當在如此的情形之中，能給你一點好的消息才是；但是既然你已經知道我和你的琳的關係，似乎這祕密是應該告訴你，縱然會使你更怒，更恨，更鄙視人間的友愛，也都是應說的，因為我不願在我的心上，還餘留着一点点騙你的事情，無論這事情所包含的是怎樣重大的意義。

朋友，懲罰我吧，你第一次把我引到你的家裏，見着琳的時候，我受到一種異乎一切的新的刺激，忽然心中混雜着不公正的感情，在琳的眼光中也有這同樣可怕的感覺——這是我們不幸的開頭。

但是你不要抱怨，甚至於悔不該把我介紹給你的琳。倘若你要後悔，我應該比你更加厲害。其實這事情如果有一個負責者，那決不是我和你也不是你的琳，應該負責的是人類中的戀愛，只有戀愛的自身才應該負這種罪咎。

你以為我們三人是這幕悲劇中的重要角色麼？不，一點也不的。造成這悲劇的主犯雖然是我，但是我決不是操縱這悲劇的人物，至少這幕悲劇是由別人排演的，我們只是偶爾的被捉弄罷了。我們是支配於命運的。

所以如其你覺得一切的不幸是由於我，由於琳，由於你自己，都是冤枉的。這不幸的禍首只是我們的命運，除了命運便沒有這種能力：使我們相識，使我們友愛，使我們有了密切的關係，終於用一種可怕的事實使我們分離。

這是怎樣可痛惜的，過去的親密已完全成爲過去了。我對於這損失的哀悼，假使用一個比喻，是超過我忍耐痛苦的能力。在我的心中，戀愛的火燄已不能遮蓋我的傷感，我對於往事的歎息是多過我的蜜語，也就是戀愛不能使我失掉那純潔的友誼——我們二人忘形的親切。

朋友！懲罰我吧，當我不能壓制我自己的那一

瞬間，在你所愛的人面前說出不該說的話的時候，我實演了這幕悲劇。

假使這悲劇的完成不等於燬壞你的幸福，那末我願意受命運的播弄，經過一次戀愛實在值得受許多的損失。但是不幸的事實是你歡樂生活的破裂，幸福夢想的消滅，整個人生的頹敗，一種我所最貼心的朋友的死亡使我對於這悲劇有了反感：我痛恨命運，因為它把我弄成罪者。

既然你的一切變成了我的負擔，我不敢忽略這責任：縱然不能把你現在的心恢復成幸福的心，也必須設法把沾滯於心上的各種痛苦去掉。

我說過，我沒有權利向你作任何的要求，但是爲了人類的最高的心靈——不，只是爲了你的名字，允許我吧，我要在你的生命上確立我的信心：旋玻永遠是飄蕩的朋友。

一千句都是這一句話：戀愛不能傷害我和你的友誼。只要這人間還生活着你，便永遠有友誼的

存在。

唉，相信我吧，雖然這世界上免不了戰爭，但是我對於最給我意義的你，是始終毫無條件地守着讓步的。

你是個最聰明的人，不難看到我的心最深處的痛苦而這痛苦只是爲旋玻的不幸才有的。

最後你應該稍給我一點仁愛，因爲你如果再不答應我前信的要求，簡直等於上帝的殘忍，我是願望着這人間還有一個上帝的。

放下最緊的擁抱給我的朋友！

飄蘋一月，五夜。

二

飄蘋：

謝謝你，你的信實在應該致謝的。

但是你說我恨你，恨到透骨，我並不否認。不

過這只是前幾天所生的情感，現在已不同了。這時候我不但對於你一點也不恨，更不恨琳，並且世界上的任何人我都不恨的，在我的一切情感中，已沒有恨的成分了。

我只有哀憐與悲憫，這心情，是我從來所沒有的，但現在在我的生活中却佔有偉大的力量，使我用含淚的眼光去凝視一切的。自然，我對於自己的生命感到落葉時候的灰色了，好像在人生的路上已走到最末的一步。

這是何等可怕的哲學：一切都沒有意義。縱然那過去的幸福會不時又顯出了影子，把我的心從沉默中重新返到了愛情最熱烈的時候，如同真實地又觸着了溫柔，感到了歡樂，但是這可頌的愛情所得的結局，便立刻使我清醒了，顯著地認識這迷醉的愛情終不過是一種美麗的虛假而已。

在互相熱烈地，醉戀着的愛情之中，如果那銷魂的擁抱，那興奮的接吻，那動心的蜜語和那神聖

的口誓都不能爲兩性關係的保障，恐怕幸福的意義就根本無從存在了吧。

我自然不否認我曾經生活於滿着戀愛火燄的眼光之中，甚至我怎樣才能夠換了另一部神經，不感覺從前的歡樂只是苦惱的符號麼？

的確，“已有的，求遠不能再有了！”人生原來是這一回事。但是我並不追思，並不羨慕，並不哀悼於過去的種種，我只是懷疑，否認那已有的。

無論用怎樣的技巧，都不能把事實變成虛構，所以與其說我是失戀，倒不如說我並不曾和誰戀愛，或者說，我是冤枉地看見了幸福的。

如果我從前的戀愛是真的，是兩性歡悅的戀愛，是暴發於靈魂中的戀愛，或者是，這戀愛是生命饑荒的一種須要，那末我和琳的結合，當不至於在甜蜜的時期中突然離異去，如同那正在開苞的花朵而無故地便萎靡了吧。

既然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愛情並不發生於

權利之類的關係，這愛情就應該建築於靈魂的堡中，無論什麼外力都不能迫害的，因為不如是便沒有生命貫通的憑據。

我無須撒謊，更不否認那從前如夢的戀愛，我曾經傾心地愛過一個女人，而這女人就是琳，這也是真實的事。但是這戀愛事實的結果，是什麼呢？是一個生命的歌頌麼？是兩顆心溶合着而變成一種聖潔的東西麼？是一切生物都顯露着羨妬麼？是一個虛幻的人生爲了兩個嘴唇的狂吻而存在於永久麼？

自然，我不抹煞那深印於心靈中的種種幸福，我是確確實實曾在戀愛中度過了一個長久的蜜月。如果這蜜月能把我磨煉到最後的一日，就是能讓我在这蜜月中享盡了我所享受的一切，我死去，那末我的一生便等於這幾個字：一個永遠的蜜月。

這應該只歸我自己來痛哭的，我所驕傲的戀愛並不是真的戀愛！不是麼，如果這宇宙間有最不

幸的事，不就是一件麼？凡是一個人在戀愛的生活中，而實際只在悲苦的命運上畫了個美麗的記號，這不是最值得可笑的，而同時又最應該傷心的事？

因此在這事情的幻變中，一直到現在，我至少是覺悟了，我在一幕短劇中扮了一個很幸福的角色，所以除了嘲笑我自己太過於認真之外，一切都不怨恨的。

我不恨琳，是真的，因為她和我的戀愛既然只等於一個遊戲的公式，那末她現在愛你，無論是否真實的愛，總之是意料中的。

我不恨你，實在說不得恨，這不必引證許多理由，單在一個男人都有盡他的本能去愛一個女人的權利就夠了。

我呢，是不要，並且也無須乎別人的擔心，因為我的生既是我孤獨的影，我的死也只成為我自己的慈善。屬於我的一切只是我一人的職責。倘若我有所求於人，也只是求人忘記我，這世界上並沒

有人和人發生友愛的。

這時候我的一切是安靜的，因為一切都離開我，我的心空洞着。

我沒有別的話。

旋玻一月，六號。

三

你一定很驚訝，並且鄙視我在你的面前流過
多眼淚之後，又來寫信。也許這是一種愚蠢的舉
但是我自已認為，在我還活在這世界上的時
我都有想念你的權利。你的一切我都應該擔心
負責的。我不怕麻煩你，使你討厭，因為從你
真得來的一切，都是我的幸福；我記得在一個外
國的故事上，有一個聰明的女人，還把她愛人的生
氣作為光榮呢。我雖然很笨，不能使我的愛人快

活，不過如果你給了我無論什麼，我也知道歡喜，並且深深地珍藏於祕密的心中，拚了命也不肯失掉的。倘若戀愛的神不單獨對我冷酷，就應該允許我是你的愛人，而你的一切都是我的。

其實戀愛的神已經允許過我了。我佔有了你，你的一切都是我的，同時又把我的一切交給你。我們倆成爲一個——什麼呢，說是人間最可貴最聖潔的愛情的象徵，能算是過分麼？

我真幸福啊，這是真的。在白天，在夜裏，在單獨地或是和你在一塊，我的心頭都是堆滿了甜蜜蜜的。把這心情形容做像喝了酒一樣，只是蠢人的比喻，因爲這心情是捉摸不定的，比一切藝術都神祕，不能說，只能讓她的愛人知道。不是麼，你常常看着我的眼睛便發起狂來？我從你的嘴唇上，不也是清清白白的看透了你的心麼？你說，我們倆那一次曾用過言語來表白心事？

但是我現在應該痛哭這不幸了，你忽略了我

的心，你冤枉我，甚至於不聽我言語的解釋。你以爲我是騙你的，騙了你的一切。

天咧，愛人說我騙了他，這不是一種奇怪的慘禍麼？

爲什麼我受這樣的懲罰？

假使我的幸福不是我的錯，不是一種罪孽，我是不應該有這種災禍的。

我並不害怕這慘禍，如果這慘禍的降落只是爲我太過於幸福的緣故，那末我就爲我值得傲人的幸福來承當，來身受，來就刑，都是心甘的。但——這不幸，我從何說起呢？

你答復飄蕩的信，給我看見了，我認出是你的筆蹟，便拆開看；因爲我認爲你的一切我都有參加的權利，所以我看了你給別人的信，也認爲應該的。何況那信中所說的全是關於我們的事情呢。

唉，我懊悔看了這樣的信了。倘若我不看這封信，至少對於我自己是有益的，我不會完全感到傷

心。這是什麼話，你說你並不曾和誰戀愛，我的天，這話是對我說的麼？你居然把我們的戀愛抹煞去，也像從玻璃上抹去灰塵一樣麼？何等忍心的舉動！我希望這只是你的憤語，你的恨我所致，或者是你的有意使我傷心。總之，不論怎樣，只要這句話不是真話，我便死去一千次，也是幸福的。

說起來使你痛苦，使你煩惱，使你怨恨，使你悲憤，我都得負咎的。我應該承認我是加害於你的禍首。不過，如果你要說我不愛你，甚至於把你棄掉，我就甯肯受虐刑的慘死，也不能承認。我是愛你的，如果你能相信，我願意用胸脯中最鮮紅的血來證明。我不能違反自己，所以在這裏又承認了：坡，我是愛你的，雖然明知道決不會使你相信。

但是你的這種執見，我能夠原諒；因為我很有自省的意識，一切的災禍却是從我一人開始的。自然，對於這災禍，你應該呪咀，因為你是無辜的。把所有的痛苦，無可旁責的放到心上去忍耐，只是我

自己罷了，我是應該如此的。在這個人類的社會中，一個女人愛了兩個男人，又在同一的時候，是無論誰都不能了解的。

然而我自己却非常清白。我並沒有錯。這也不是一件神祕的事。一個女人愛着兩個男人，如其可以比喻，和一個男人愛上兩個女人，是一樣的。倘若不否認這人間有一種真人性，爲什麼要我把我的戀愛看做罪惡？

我不能承認這戀愛是一種錯誤。但是爲了你的愛我，爲了你的佔有心，爲了你的單純戀愛的觀念，更爲了你的痛苦，我終於傷心了。

這自然只是爲愛你的緣故，否則，我無須在你面前解釋，把眼淚的點算爲傷心的符號。我是儘可以任憑我的自由去肆行我的一切的。我終於又切盼着你的了解，我已經變成可憐憫的人了。

唉，我的玻，看一看我們從前的幸福，如其我們曾幸福過，你寬恕我吧，不要一意的否認我愛

你。

你應該相信，我愛飄蕩，這於你並沒有損失，
因為你須要於我的一切，仍然可以滿足的。

我等着你的裁判！

愛你的琳，一月，十三日。

四

倚琳女士：

信收到。讀後，能說出的，只是這一句：我真心的
為你們愛情祝福，西湖的春光正是你們的蜜月！

旋玻，一月，十六日。

五

玻！

我應該恨你了——不，應該用怎樣的方法，才

能夠使我不恨你呢？

你稱呼我“女士”，虧你寫得出。你居然有這種心腸，把人間最冷酷最刻毒的話加到我身上，一點也不顧惜。你不怕我傷心，自然你不必有這種義務，但是你所做的未免太過分了。雖然你不相信我現在還愛你，似乎也應該為從前的幸福留一些美的紀念。單單為目前的痛苦，就把過去的幸福毀滅去，這是不應該的。我不許你這樣！你至少應該把從前的甜蜜日子保留着，因為我是愛你的。

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你比礁石還硬。你比冰還冷。所有值得歎息的熱情都打不進你的心。你真成這樣的人了。

然而你是聰明的，所以才想得到這樣的懲罰，使我的心比處於磔刑還苦，還痛，無法解脫。倘若這懲罰能赦免我的獲罪，能輕減你的恨心，或者能給你一點娛樂的意味，那末我願意甘心領受這賜與。你果然是這樣麼？

我知道你，是不會比你自已更少的，因此我原諒你，把我一切野蠻無理的行為都放到變態裏面，我認為總有一日你自己會懺悔的。我盼望着這一日的降臨，慈悲的神應該幫助我實現這一個日子！

現在你自然是恨我的，雖然你自己不承認。但是從你的舉動之中，顯然你有一種慾望，要把我全身的皮肉在你的憤怒和怨恨的暴動中任你成為碎片的。

如果能給你滿足，你就把我的全身體拿去吧，無論你用手，用刀，用火，用什麼處置牠都行的。

或者你把我的心挖出來，如果你肯挖，我是感激你的，因為只為你而存在這心中的痛苦和愛，將暴露在你面前。

其實只要你的眼睛能暫且停留在我心上，你一定不如此忍心了。

你以為我現在和飄蘋正度着蜜月，這真是多麼可笑的錯誤。這幾天的西湖固然是春光時候，然

而沒有你在我身邊，一切春光都是屬於別人的。爲什麼你自己居然放棄這權利？

倘若你知道我不能得你的了解，因此深陷到最可怕的痛苦中去，發瘋似的只盼望着你的赦旨，你就應該同情了。

說到這該咒詛的事變，與其說我害了你，破壞了你的美夢，並且把飄蘋的平靜生活擾亂了，倒不如可憐我自己，因爲我所受的損失是埋葬了我的一生。

這是我們的事實：你不能允許我這種戀愛，甚至於把我們從前的幸福也否認了。飄蘋呢，他斤斤於友誼的計較，把你的生活作爲他良心的準則，因此熱烈的愛情便受了道德的裁制。這之中最不幸的究意是誰，不是很明白的事麼？

然而你始終吝嗇你的同情，你一點也不可憐我，不但不可憐，並且反怨恨我，甚至於要傷我的心，不惜用最刻毒的譏諷口吻。

我不會料到我的愛人，愛人會變成如此的報應：毒死兩個人實在比愛上兩個人的罪過輕多了。

然而這人間的戀愛信條究竟是可笑的。戀愛的意義應該不同於墳墓的構造。我們不能在慶祝戀愛典禮的時候而同時便敲着戀愛的喪鐘。倘若愛上一個人就等於戀愛的終點，那末神聖的戀愛就和資本家的財產沒有異樣的。戀愛的生活決不是如此的單純，這正如其他的欲望一樣。既然這人間肯定了各種欲望都可以達到最多的滿足，爲什麼——多可笑的事——單單不使戀愛發展到豐富的極致？

我不竊取革命者的口號，然而這“獨一”戀愛的觀念是應該根本動搖的，爲全人類的幸福應該這樣。

唉，現在還說些什麼呢？一切都顯然了。一個奇怪的可悲的命運使我緘默了一切。我不該發些議論。爲了平淡生活的安全，我只想——不，我如

果能成爲一個屬於賢妻的女人就好了。

現在我很明白的看到我自己的境遇，一切是絕望的。縱然我能得什麼人的慈悲，不至再給我毫無容情的狙擊，我的心也完全糜爛了。

這是可怕的，一個女人走到無可求助的地步，雖說這女人是一個多情的女人，也不能不激盪着厭世心情了。

最後說我仍然是愛你的。

愛你的琳，一月，二十日。

六

飄蘋：

昨夜讀了琳的來信，我的心曾失去平靜。所受的刺激是很多的，但是我不能說什麼感想，因爲我不願再把我的見解去觸犯她的感傷。如果她有所須要，凡我所能給的，已完全給過她了。至於現在

還屬於我的一切，爲了這一番變故，我應該慎重，免得我自己又重新苦惱，我是已經苦惱得儘夠了，所以希望她不要作這方面的觀念。

我自信，如其可以說，我並不是一個自私的人。我曾希望我能夠給你們有益的東西。並且對於你們有妨害的事，也曾設想去避免的。我願意給她一切贈與，但是她要我像從前一樣的愛她，而且和她——甚至於連你也在內——過一種共同的戀愛生活，却不能做到，爲的我不能違背我自己。

雖然，我並不把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在同等的關係上過一樣的生活當做希奇的事，但無論如何，這戀愛，實在是一種無法苟且的生活，於我是難堪的。當我一看見她，有時只一想，便立刻在她的身邊站着一個男人，這使我從幸福中看見了一切不幸的。

自然我也是一個人類中最平凡的人，正因爲如此，我實在做不出超人的舉動，如同看見你醉心

地擁抱着琳的時候而沒有一點可悲的激動。

這是真的，無論戀愛的觀念經過若干的變遷，一種屬於戀愛的嫉妬心總是難免的，除非這人類變成另一種人類。

其實我的嫉妬心已經夠薄弱了，否則我就應該給你們一種傷害，或者做一個流血悲劇的主角。現在，我必須承認我的懼怯，我不但沒有試作古代戀愛的英雄，並且把所得的權利完全放棄了。

然而這是不得已的，並非我的願意：誰能夠甘心把他自己的愛人變成別人幸福的偶像？

所以我是痛苦的。這痛苦，如果我是勇敢的，我應該和天堂或地獄發生關係了。

我活着，在我自己，是一種缺陷的生存，因為我不能遺忘這件事。我惟一的希望只是把我自己磨煉成冷酷，只有撲滅一切熱情才能夠拯救我自己，既然我還要活着。

因此我不願知道任何消息；我願意把你們的

名字和影子一概忘去。並且也希望你們忘記我。倘若你們能把我忘記，如同忘記日常生活中的的一件瑣事，這就是你們所給我的惟一福利了。

可是你們又偏偏和我作難：你不願和琳戀愛而破壞我的友誼，琳又要纏綿着我。

這糾紛不等於我的苦刑麼？爲什麼在你們很可以安逸而且愉快的生活中非抓着我不可？難道沒有我將減少你們生活的色彩？或是我所損失的還不夠你們的滿意？然而我能夠損失的不已經完全捐棄了麼？你們沒有這樣須要我的理由。你們忘記我，這是你們應有的權利，何況還是我所願望的。

真的，把我開釋吧，假使我這個孤獨的人曾犯了你們什麼。真的，開釋一個人是千載飛揚的公德，我願意把這感恩獻給你們。

所有能說的話都說過了，在這裏，我願意再捧出我真誠的心，祝福你們將來生活的燦爛。我呢，

已經是一個不足道的人了。

旋玻，一月，二十四夜。

七

玻！

這是最後的幾個字了！

我須要的是你的赦旨和福音，而你給我的竟是死刑的判決：這不是一切都完了麼？

可憐的琳，二十八夜。

八

旋玻我友：

我本來已下了決心，如你的意思不和你再通消息，然而這封信是例外的，也只有這一次，所以敢希望你不要厭惡。

這時候，是什麼話都不必說，說了也無用的。既然解釋的結果只是更增了糾紛，還不如彼此緘默着吧。橫直這人類中並不能求得了解的。

不過我應該告訴你，是一件必須告訴給你的事，雖然說不定你也不愛聽：琳從二十九早晨出去，一直到現在還不見影子呢。

果然，你用冷淡的眼光看完這封信麼？

飄蘋，三十一日。

兩個大學教授

太陽落去不久，那暮色，掩沒了反照的紅光，於是在薄雲的天空中，便閃爍着星光的細點，和斜掛着一彎新月，顯出一個初夏的晴天的傍晚。

這時候，法國公園便開始熱鬧了。數不清的各種各樣的遊人繼續着進去，各自不同地分散在草坪上，水池邊，樹林裏，在一切稀稀地披着星月的微光底下，彼此踏着這清爽而又神祕的夜色，忽現忽沒地活動着，不可捉摸地現着影子。常常有一種輕

笑聲飄到靜寂的空氣中去，和着那細小樹葉的震動，如同草香以及玫瑰花的香氣似的，增加了遊人的許多興趣。

在滿着棕櫚樹蔭影的一條小路上，一種皮鞋踏在鵝卵石上的聲音，便和着棕葉互相的交語，而響了起來，於是，慢慢的現出了一個黑影子，一個身體的輪廓，這是慢步走來的一個穿着藏青色西裝的男人。走到這小路的中段，便揀了遮蔽於濃密樹蔭底下的一張空椅子，坐着，現出舒服的模樣，兩條腿盤着而且輕輕的搖，好像這輕輕地把腿搖着，是一件非常愜意的樂事。但不久，在他靜默的自得中，忽然發覺到距他不遠的前面閃着一點小小的火光，他用担心的眼睛觀察着，認出這火光原來是一個正在燃燒的香烟頭，並且看出那對面是坐着一個人，這個人也穿着很乾淨的西裝。於是他忽然想起了同樣的嗜好，便從衣袋中拿出一個畫着裸體女人的香烟盒，抽出一枝香烟，又輕輕的把香烟的

一端在盒子上敲了兩下，塞到嘴上去，而且——斜過身向對面的人說：

“對不起。你有洋火麼？”

正在斜着頭吸着香烟的那陌生人，忽然驚愕地從入神中偏過臉來，看了他一眼，便掏出一盒洋火遞過去。

“謝謝你。”他點燃了香烟，送過洋火去，並且另外拿了一枝香烟，笑着說，“吸一枝？”

“不要客氣。”

“吸一枝好了，這是昨天才出來的新牌子！”

那陌生人便接了香烟，問：

“什麼牌子？”

“白老鼠。”

“多少錢一盒？”

“每十枝二十銅板。”

“這個味道，”那陌生人吸着，吐了一口烟絲說，“和白金龍的味道差不多。”

“可不是？”

兩個人便各自吸着烟，靜靜的，似乎各人都想着自己的心事。

當彼此都換了另一枝香烟，而且都只剩到半枝時候，那中斷的交談便又繼續地，開始談話了。

借洋火的這個先說：

“你貴姓？好像在什麼地方曾看見過你。”

“姓陳。我差不多天天都到此地來散步。”

“那也許就在此地看見過你。我也是天天來散步的。”

“上海這地方真悶人，沒有什麼好地方。”

“可不是？”

“你先生貴姓？”

“王。”

“貴處是甯波吧？”

“對了。你呢，你是杭州麼？”

“我是紹興。”

“在上海有多少時候了？”

“有兩年多。”

“你呢？”

“一年。”

“在什麼地方辦事？”

“在聖約翰大學教課。”

“啊……學生不少吧？”

“有三四千。”

“很忙吧？”

“還好。”

“我可是忙得不得了。”

“你也在大學裏教課麼？”

“對了。我在震旦大學教課。”

“貴校的學生有多少？”

“也有兩三千。”

“教什麼？”

“英文。”

“我也是教英文。”

“我從美國回來就教英文。”

“中國不好玩。”

“日本好極了。”

“英國的倫敦也不錯。”

“對了。”

於是這兩個人從這些談話中便儼然親熱起來，好像這同樣的大學教授的職業使他們互相地接近，互相地覺得彼此間有種光榮，而且，這光榮的幸遇使他們都變成了像紳士的樣子，非常謙恭的，有禮貌的，說着再會。於是點着頭分開了。

當兩個人站起來，這才分明地顯出他們是一高一矮，高矮得很多，就是那個穿咖啡色西裝，說是在日本留學過五年，現在當聖約翰大學教授的，差不多比別人矮了半個頭。他活動着多肉的兩股，舞着手杖走出這小路，向着那充滿着女人笑聲的地方走去。走出了公園，穿進環龍路，於是急急忙

忙的走到霞飛路旁邊的一家電燈輝煌，旋轉着三色柱子的門口，便推進門去，並且趕緊脫去外衣，在兩壁鏡子裏互相交映着許多白衣衫的人衆中，便從一個年紀相似的夥友手上，接過了一把剪刀和一把梳子。那夥友使用埋怨的聲音說：

“又遲了半點多鐘。我自己也有事體呢。”

他不作聲，只見那剪刀在一個黑的頭頂上分外的活動。

這時候還坐在公園裏面的那個震旦大學教授，當他吸盡了烟盒中的香烟時候，便也起身了。穿過了滿着棕櫚樹的這小路，他便從褲袋中摸出一張“商業英文夜校章程”，於是在不分明的光影中，一面看着“普通科每月學費三元”，一面向着公園的門口走去。

留在他腳後的，依樣是這公園的各種變幻的夜色，各種現沒無常的影子，以及各種奇怪的，屬於人類祕密的不可知的事。

此
页
空
白

美的戲劇

白峯伸開手臂，彎腰地打了一個呵欠，因為他寫完了名為“美的戲劇”一篇劇本，覺得十分疲倦了。

夜已經很深，日間裏所響動所叫囂的一切聲音都寂然了。如同這煩雜的社會也和困頓的人類一樣休息着。這幽默的情景，證明這時候並不是工作的時候。

他看了錶，不現着何種表情，却暗暗地詫異，辰

光是如此之快地已經是第二天上午兩點多鐘了。

雖然他覺得應該去睡覺，但在他的頭腦中，還剩留着那劇本的人物，以及這劇中的情節，結構，對話，仍然像烟似的，氤氳着，飛來飛去。這複雜的，幾乎是零零碎碎的想像的餘影，使他感着疲倦而又興奮着。他便又從頭看了一遍劇本。原稿是四十頁。一頁一頁的看，看完了，想着，但是都找不出毛病來，甚至於除了一兩個錯字之外，要改動一字也無從下筆的。他覺得這一篇劇本實在是好劇本，或者，如果坦然的說，這劇本是他的成功作品，也並不為過。於是在他的心中，便感到滿足的浮蕩着一重歡喜了。他立刻把原稿封入一隻信封，決心寄給女神月刊去，這月刊是純文藝刊物，說是代表了中國整個文壇的。

貼好了郵票，一種新的希望便落到他的心坎上了。他忽然感到，這劇本，一發表出來，縱然不敢說會轟動文壇，使許多作者驚詫，使無數讀者傾

慕，但在落幕似的黯淡的文藝上塗了新的色彩，却是毫無疑義。那末，努力於研究新劇的團體便立刻把這劇本排演去，自然也不是十分意外的事了。

想到得意的事上，白峯的臉上便微微的顯了笑容，但同時他又覺得應該睡覺了。

他滅了電燈，這一瞬間的房子裏是完全黑暗了。一到他躺在床上便看見了一片淡薄的月光。這月光從溟色的天空中穿進窗子，使人可憐似的怯怯的躲在牆角上，而且，正對着他的臉。他不願看。他用力的把眼睛閉上了。可是這月光依樣在他的眼中。他想不去理會這一片白色，但他反聯想到和這白色有關的夜，以及夜裏的一切了。甚至於他想到這時候在四馬路上也許還站有拉不到遊客的野鷄吧。

“天不久就要發亮了呀！”他自語的想。然而他是興奮的，一種過分的疲倦使他的精神散亂了，他已經不能安心地讓瞌睡管理了他。慢慢的，他的思

想便愈加複雜起來了。但他已經忘了月光，因為別種有力的思潮淹沒了這白色的印像。他又想到他的劇本。這一次對於劇本所生的想像，是大胆的，堂皇的，得意而且美滿。他恍然——如同真實地走到了人生最榮譽的地步。因為他開頭便想到那“美的戲劇”被公演了。這劇本公演的廣告登遍了上海的報紙。在這時他自願捐贈了他的排演權。可是人家又專誠地來請求他的指導。於是他自己便在這戲劇試演時說些意見，而同時便得了許多尊敬的恭維，大家都把他看做一個天才。並且有一個藝術家模樣的人還簡單稱呼他做莎士比亞。然而他對於這些崇拜的言詞並不覺得可貴，因為他驕傲的自尊心已超過別人的讚歎。於是他聯想到公演的這一天。本來演劇團會請他坐特等包廂的，所以——其實隔開幕的時間還遠呢——那個總幹事便親身用一輛汽車把他接了去。到了戲院門口，這戲院在許多天以前就有人告訴給他，但他爲了歡喜和

驕傲的心情把名字忘了，這時他也不及去細看，只讓那許多招待員把他擠上樓去，在人羣中他儼然比別人都高一等的。雖說空空的坐在這樣講究的包廂還是他生平第一次，但他不知道什麼緣故，總覺得他應該坐在這包廂。因此他的屁股挨着有彈力的椅子，也就不覺得有點新鮮，並且坐得一動也不動而且端正。他很想有人知道他坐在這裏。而他自己的眼光，却是悄悄的，如同並不看人的一樣，落到這邊，落到那邊，至於不會忽略了一隻空椅。其間他也常常意識着有許多眼睛，大大小小的眼睛，然而是一樣充滿着敬畏和羨慕的光芒集於他的一身。覺到這些眼睛在看他的時候他便微露一點笑意，他希望別人所感得的是他的尊嚴而又和氣可親。他聽見許多聽不清白的聲浪，而這聲浪，從一個兩個的交頭接耳的談話看來，大約有一多半是在談他的藝術，談他的一鳴驚人，或者在研究或推想着他的身世，總之他是這成千觀衆的談話

集中的材料。如果能給他聽清白一句，不管這一句是談他的什麼，他都願立時給這個人同意或改正。不過他沒有達到這一種慾望，因為人越來越多而聲浪也越加混沌了。

在每一隻空椅都坐滿了人之後，開演的鈴聲便響了。

急驟的鈴的響聲，便一聲聲的響到他的心裏，他的全身都起了一陣近拘攣的作用，這實在值得他心虛和狂喜的，因為這鈴聲響後幾乎便是他這一輩子的生死關頭。

可是鈴聲響過了都不見動靜，這緣故便使他的皮膚中又通過了一道電流，他實在擔憂呢。

然而幕終於拉開了，就在這幕分開的當中，他一眼便看到比他的命運還緊要的兩行字，字有斗大，寫着：

白峯先生，最藝術的作品
美的戲劇

手掌的聲音便立刻把人的耳子震得嗡嗡的了。的確，觀衆對於這幾個字發了熱狂，而同時就有無數的眼光射到這一個包廂裏來了。白峯呢，他的心是跳着，或者說他的心中有一隻播得不絕的鼓，不過爲了那飛來的眼光，他又做了十分漠然不動於中的神態，他覺得他應該是一個穩重的，不被掌聲所激動的胸有成見的作家，因爲喜形於色將使人家瞧不起。在他傲然儼然的時候，他不能瞞過他自己，他是驚愕地想着他變成這戲場裏的惟一中心人物，實在連夢想也不會想到的。同時他對於他自己便生了一種懍然起敬的心理，爲的他從前不曾料到——不，是忽略了他卓絕的天才和立世的榮耀的。一面就對於他自己聲譽的飛騰便大大的驚訝起來。

“哼，也有這一天……”他不出聲的自語了。這句話，是有着緣因的，就是他從前投稿給什麼刊物，而編輯先生說他太幼稚退還給他了。於是他想

到如果這個編輯還活着，還記得會退過他的稿子，而且如果也知道了他的成名，不知要怎樣的徬徨和慚悔呢。他很想就站到這個編輯先生的面前，但又一想，覺得那小子應該自己來請罪的。

他還想……然而掌聲又響起來了。

於是“美的戲劇”的第一幕便開演了。一切的聲音都寂然，這戲院忽然變成了教堂的樣子。臺上的佈景是怎樣的美麗而又逼真呵。那有色的電燈，吐着溫柔的光，使舞臺成爲人間最可貪戀和失去一切憂愁苦惱的福地。這佈景，使他吃驚了，因爲當他寫着這景緻的時候不過是隨隨便便的寫，想不到竟是如此的入妙。他覺得這劇本在實演中，一定更顯著的表現了他的天才，這是實在的，並不是他向他自己誇張，因爲他無須乎這種虛榮。不是麼，這許多專爲看他劇本表演的觀客，單有這許多，不就是證明他不必再有什麼慾望麼？他實在滿足得太多了。他除了用全力去記憶別人給他的恭維

之外，一切工作都是多餘的，似乎連第二篇縱然也可以成爲名著的劇本也不必寫了。其實他寫了這麼一篇已經算得對全人類的貢獻了。無論什麼人不能再向他有所希求。他也不能讓他自己再給人什麼了。他這一生的工作——不，單單這一篇“美的戲劇”，他是很有資格而且很可以充分地享他下一輩子的清福的。

在他想得正濃郁甜香的時候，掌聲又起了，原來他已忽略了舞臺上的表演，第一幕已閉幕了。

人聲便嘈雜起來。不消說，這人聲是等於戲劇成功的證明，因爲每一個觀客的臉上都現着心滿意足的樣子，笑容可掬。

剛剛一停又繼續開演第二幕。

自然，白峯的心情只是更難於形容了。總之，如果他不有一種顧慮，他一定從包廂裏一直跑到舞臺上，向大衆宣稱說：

“中國的——其實是世界的戲劇可以不要再

寫了，因為戲劇已達到它最高的一點，因為我已經寫出了這一篇‘美的戲劇’呀。”

當幾個招待員又擁着他下樓去的時候，在擠來擠去的人羣中，這一次是着實地感到實在比別人高一等的。

於是在作過了而且還保留着這燦爛輝煌的幻想的第四天，這一天實在值得記憶的，因為那代表了整個文壇的女神月刊寄來了一封信，一張開便跳進他眼中的是這幾個使他幾乎是消魂的字：

“美的戲劇真是美極了，單在一幕上接了二十四個的吻便是出人意外的美……敝刊決提前登載！”

他恍然覺得他有實現那許多幻想的希望。

夜

一川又開始編稿子，這是要發表於一種文藝副刊上的稿件。

稿件放在護書裏；護書是兩卷，卷面題有“待發”和“未看”字樣。屬於“待發”的這一卷，所謂待發的意思，就是，其中的稿件，是一川認為可以發表而尚未付排的稿件。凡是未曾經過一川看過的，那些不知好歹的稿件，便歸納到“未看”那一卷中去，這多半是從不相識者投來的。

把這兩卷護書從抽屜裏拿出來，顯然的，是兩卷的厚薄和輕重。那薄的，輕的，幾乎只剩得空袋子的，正是“待發”的這一卷。這事實，便給了一川發愁的感覺了，他繃一下眉頭。

雖說明知道那待發的稿件幾乎連一篇也沒有，一川也依樣把這一卷的護書打開，打開了，在不很明亮的燈光底下，除了一首六節的四行詩之外，這護書，的確是一張空的護書了。一川的眉頭便又繃了起來。

他心想，剛剛編到一個月，比較可以登載的稿件便缺乏了，甚至於只剩得一首短詩，這實在太出他的意外。在當初，當一川把“天空日報”要請他編文藝副刊的消息告訴給朋友們，那時候的朋友，的確是個個都熱心得好像立刻要把熱血噴了出來。那時候，聽了這消息的，頂會譚譯契可夫作品的那個朋友便說：

“編它！那還有不編的！”

喜歡寫散文的朋友也贊成說：

“怕什麼？你編去就是的！”

“可不是？每月只有十二萬字，光是兩個人也包辦得了。”最努力於寫小說的朋友也附和說，並且那神氣，顯然他一動筆便是十二萬字的樣子。

總而言之，朋友們，凡是從事於文藝譯作的朋友們，大家變成了一個心，都願意幫忙——不，簡直是非幫忙一川不可的。

其實只在預備出創刊號的時候，這些熱心的朋友，便使一川着實的感到，拿朋友們的稿子實在比向一個吝嗇鬼借錢還難。

現在更糟了。一川簡直不是從前的一川！從前的一川是終日生活於他的創作裏面的，現在變成廣告公司的招登員一樣，差不多天天坐在電車上，滿上海地跑來跑去拿稿子。

不消說，整天奔波於馬路上的生活，是一川的一種傷害，他的許多創作的情趣都因此失掉了。他

自己覺得，這損失，無論如何是不值的，然而要停刊，却有另外不願意的理由：這也許是一川在這方面所受的刺激太多了，所以想，縱然朋友們一個字也不給，他自己也要把這刊物辦到一年。

在這決心上，一川覺得有把握的，第一，自然是靠住他自己，其次是他的伴——就是很能夠寫中篇小說的他的愛人，再其次——雖然說不定——却也希望外來有一兩篇好稿子。

然而這把握，就把一川累得更苦了。投來的稿子既然可以選登的只有一兩篇，自認每月負兩萬字的他的伴又有了毛病——這位女士懶得只想躺在床上吃飯的，整整的一個月不寫一個字，於是乎十二萬字的文責，便着着實實的壓在一川身上了。

這一夜，待發的稿子又只剩一首詩，不消說，一川自己又得來努力了。但是一個人，——無論是天才也罷，他的想像，才思，興趣，究竟都是有限止的時候，即不然，要像機器一樣的工作，體力方面

也是不可能的。在一川，無論他曾下了多少的苦心，而拿筆起來寫不出一個字，也是常有過的事。每到這樣的境地，平常很冷靜的一川，便變得非常煩惱了，繃緊眉頭，沉默着臉，現出什麼東西都使他發怒的模樣。不過，縱然是發怒也是徒然的，稿子並不會因煩惱而多出一篇來，這是他自己也知道。然而每次終難免於煩惱，這正是一川說不出口的苦處：正因為這個苦，一川更覺得非把這刊物辦到一年不可了。

這時他又拿起筆，想寫一篇——就是 Essay 一類的東西也好，可是他下了筆，起了幾個頭，又抹煞去了，心理的感想便勃然複雜起來。他又想到熱心幫忙他的朋友了。然而這些朋友的熱心，所給與一川的是些什麼呢？一種友誼，一種人情，是單單靠在權利的平均上面麼？為什麼極能夠在生人面前吃虧，嘔氣而且忍耐，在朋友方面便要萬分的計較？……這感想，把一川的心情更擾亂了。他知

道，在這樣紛亂的情緒中，想寫的文章是無從寫起了，使放下了筆，無聊地走出房門外去。

在廊沿上，平靜地鋪着一團柏樹的影。一川抬頭一看，天空是陰暗的，無窮和神祕；那幾顆無力的星光，顯得夜已經很深了。

“在夜的黑暗中生活着，”他忽然想，“的確，比在人類的感情中好多了。”因而他又聯想到與人相處的爲難，以及他自己的生計苦：……便呆呆的站了許多時。

到他走進房裏，又坐在桌子前的時候，他的伴——本來在床上睡得非常甜蜜的，忽然轉了身，喊他說，“川，來睡呀！”可是一川偏過臉，剛剛想回答，而這位女士又睡着了。他不禁有點憤然，覺得很能夠寫小說的他自己的愛人，也不負這刊物的文責，竟也讓他一個人在這樣夜深還撞命的逼稿子。他只想說出這一句，“你只管睡好了！”但看見他的伴已睡得很熟了，覺得說也無用，便煩惱的向

床上橫了一眼。

然而煩惱有什麼用處呢？第二天必須發排的稿子，依樣得編，一川又只好從事他的編輯。他把那首四行詩拿出來，便無力的把“待發”的空護書丟到籠子裏，又把那“未看”的護書打開。

於是他非常耐心的看稿子，差不多一個字不會遺漏的看，然而這許多未看的稿子，無論一川用了怎樣的熱心，終究是一種照樣的失望。他覺得奇怪：這一大堆稿子，幾乎十分之八只是一篇極膚淺的戀愛履歷，其餘便是郁達夫個人享樂的感傷體的自傳。

從這些稿子中，既然無法選一篇來登載，不消說，一川自己不來寫，如果不停刊，是成爲不可能的事了。

真的，他能夠寫些什麼呢？心境是這樣的糟糕！一切的煩惱把他創作的興趣早就毀滅完了。他現在縱然想寫，想努力，想刻苦，結果也是白費的。

他覺得這時候的他，簡直不是一個腦力活動的人，却是一件停頓的機械了。

這時寫不出什麼文章來，一川是十分明白的，但爲了非寫不可的緣故，他只好在希望之外想寫出一點東西，便又伏在桌子上，決心地拿了筆。

於是天亮了。

各人的滿足

“這幾天你看見過文彥沒有？”

“不看見他差不多有三個星期了。”

“哈哈！……”

自覺的輕輕的笑了一聲，又問：

“你知道他這幾天做些什麼？”

“不知道。”

於是我的朋友便告訴我最近才發生的關於文彥的事情。真的，這個朋友是愛管閒事的——個人

物，他總喜歡知道別人生活的新花樣。他自己說他的一部分生活是爲着朋友們的，也並非瞎說。

這時候他散步似的在房子中走着，微微的笑，是想着一件可笑事情的樣子。

其實他一推進房門便露着特別的笑容，這感着趣味的笑意，已經證明他的心中正跳蕩着一種急欲告人的事。

“這幾天他大忙着結婚呢。”他忽然停止了脚步說。

這消息的確是新鮮而且意外的，因爲我們都知道文彥並不認識任何女友，並且他的孤寂和不喜歡交際的性格更使他不易和女性有交接的機會。

我驚異了，說：

“怎麼？文彥又忙着結婚？”

“對了。”我的朋友便做了一個表示忍不住笑的手式，並且做了一種不誠實的表情，一面用他善

於嘲笑的口吻說：“其實結婚並沒有什麼希奇，不過人家都不像他這樣的結婚啊！”

“他和誰結婚呢？”

“和一個女人——自然是女人囉——不過這女人可不像普通的女人。”

“現代的新女性應該有的。”

“如果是新女性那還說什麼？奇怪的正因為並不是新女性。”

我知道這事情有它的蹊蹺，便等着朋友說他的下文。

然而他並不接下說。他已經把他所要說的話完全在他的心裏感到濃烈的趣味了。他笑着，坐在圈椅上不住的搖着腿，現着悄悄得意的動作。

“對於你，”我說，“你好像感到很大的興趣。”

“我一輩子也沒有聽見過有一個人像他這樣結婚的。”

他笑了，忍不住地露出了近乎哈哈的聲音。

我想着文彥決不會做出十分驚人的浪漫戀愛的。

於是他忍着笑，用一種說荒誕故事的神氣說：

“他認識這個女人還不到一個星期。他說他在一個朋友的結婚時候認識她，她當女傭相，這是他的撒謊。他本來在海上咖啡館和她認識的，認識之後才介紹給他的朋友當女傭相。可是他總不肯據實說。

“你想這女人是什麼樣子？扁平的臉，在臉上只看見厚嘴唇。身段倒是很高，但是瘦瘦的，皮膚又黃，完全是害癆病的樣子。就是上海一般沒精神的淫慾過度的女人也比她強多了。

“然而她偏有一種魔力。她會使文彥不能拒絕她。她天天都找着文彥，差不多不讓他有一點空閒時間。

“你以為這女人是一個怎樣的女人？她的父親是英格蘭的種族，母親是廣東人，却又生長在新加

坡，而又只能說廈門話。據說她也曾到過巴黎，然而她只認得中國字。誰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你知道文彥除了英語之外他只能說他的蘇州土話。所以這就是有趣的事了：他和那女人的語言一句也說不通！他們的談話完全靠着筆談，可是他一用深一點的字眼她又看不懂。

“不過那女人會常常寫着這幾個字：我愛你，我要和你結婚！

“文彥自然並不願意，至少他對於那女人沒有結婚的慾望。也許他還不愛她。實在像這樣的女人一點也不可愛。然而那女人纏着他，非要和他結婚不可的。

“一個初次和女人接近的男子，他的心多半是動搖的，正如一個很發育的少女容易受男子的吸引一樣。文彥還不會受過女人的撫摩，所以他對於那女人，究竟感到歡喜了。

“不過他並不是出於真心——如其這樣說，倒

不如說是受了壓迫，因為如果那女人不利用女性特有的天賦去引誘他，我想文彥決不會天天和她在一塊的。

“這真是一種奇怪的心理：文彥自己也明白是處於被動的地位，可是和那女人結婚却又答應她了。

“女人呢，得了文彥的同意之後就把他管理着了。她要他宣誓只愛她一個人，不許他和任何女人來往，並且他們的結婚還得有一個可以作保障的證明。她要到他的家裏去一趟。結果那女人所要求的一切都滿足了。

“其實文彥對於這結婚有點怕。他覺得那女人真凶，進行得太不使他有一分鐘思慮的時候。可是他終於屈服了，他自己說不出為什麼在那女人面前會變成這樣弱。他不但是被她管理着一切，似乎一切都屬於她，他自己只是任她肆意指揮的機體了。

“他應該有點懊惱，因為那女人並不是他理想中的女人，而且他還不大了解她。就這樣冒冒失失的和她過一種共同的生活，無論如何總是荒謬的。

“可是在事實上，也許明天，最遲後天，他們就回到蘇州去了，如果那女人對於他家庭的景況並不十分失望，那末就立刻到杭州去結婚了。在這世界上，恐怕還沒有一對男女像他們這樣的結合！”

然而當我第二天在馬路上碰見文彥的時候，我忽然覺得我的那個朋友所說的話是完全錯誤了，因為在這個當事者的臉上，我看見了一種人類最普通而又最神祕的蘊蓄在他心中的幸福。

“你的鬍子忽然沒有了。”

他笑着回答說：

“我天天刮。”

“現代新女性該有的是什麼？”
“你的鬍子忽然沒有了，我天天刮”

你的鬍子忽然沒有了：我天天刮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2 1100B



無錫區

登錄號數
分類號數

收購日期 年
收購號數 17
收購價 1元